

这一局就赌我自己
谁赢了我就跟谁走

女赌星

欧阳剑波 著



女 曙 星

欧阳剑波

•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625 字数：210千

1989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00,000册

ISBN7—227—00398—1/I·85 定价：3.30元

我已输得囊空如洗，这一局，就赌我自己！谁赢了，我跟谁走！

简 介

四个美丽的大陆姑娘远嫁到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但他们各自的先生以各种理由，让她们无限期地住在香港一家大酒楼，过着一种希望渺茫的等待生活。

本书开卷便以四个姑娘之一的苏妮妮跳楼自杀，从而掀开了这幕悲剧的序幕。

崔伊由于供养断给，又羞于回老家，在九龙沦为凤姐。

环环虽被自己的先生领走，但命运更惨，她的先生坤沙松竟是一个正被国际刑警通缉的贩卖妇女的曼谷罪犯，他将环环拐卖到东京一家地下夜总会，使其受尽凌辱。

本书的主人公梅少芬在供养断了后，给律师郝良德当佣人，险遭奸污，后被其姨妈华梦瑶救出。华梦瑶是澳门吉星娱乐财团的董事长，因她答应姐姐临死前的嘱托，便让侄女梅少芬管理博彩馆。梅少芬将崔伊和环环救出，协助她管理博彩馆。

很快，梅少芬就发现，华梦瑶独吞了她外公留下的巨额遗产，同时，软禁了她外公的续弦夫人阿黛。接着，她又发现并获得了证据，华梦瑶担心家产落在阿黛手上，伙同律师，害死了她外公华海山。

为了伸张正义，使阿黛获救，让华海山的冤魂得以昭雪，梅少芬和华梦瑶之间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拼斗。……

全书展现了一场场正义与邪恶厮杀的血腥画卷，结构宏大严谨，情节曲折紧张，悬念跌宕，令人开卷便不忍释手。

午睡后，艾妮妮穿着那条薄如蝉翼的印度绸花睡衣，披着蓬松的头发，挨着房间敲门邀请：“我今晚请客，去港岛混血儿酒家吃西餐，请诸位赏脸！”她笑嘻嘻的，说完，就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一会儿，环环和崔伊就钻进了梅少芬的包房，对艾妮妮的邀请，她们犹如听到香港要地震那样吃惊。

环环说：“乖乖，不知是哪河水发了，铁鸡公拔毛了！”

崔伊说：“没准，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她们过去可没少请过艾妮妮进餐或喝早茶，艾妮妮请客，这还是头一次。

梅少芬说：“也许，是她那位马尼拉先生的汇票到了？”

崔伊讥笑道：“难说，也可能她那位先生大发善心，要接她到菲律宾去定居了！”

环环说：“管她的，今晚，咱们好好敲她一竹杠！”

崔伊马上赞同：“对，管她是汇票到了也好，是马上去马尼拉定居也罢，今晚，咱们得让这一毛不拔的马尼拉太太多破费几个！”

艾妮妮的丈夫在马尼拉，环环的丈夫在曼谷，崔伊的丈夫在雅加达，梅少芬的丈夫在新加坡。说是丈夫，其实，也没办结婚手续，故平常她们总是称对方的丈夫为先生，先生的前面在连上先生的居住地名，便成了马尼拉先生，曼谷

先生，雅加达先生和新加坡先生。

四位先生都是商人，每隔一段时间就到港岛来和各自供养的女人住上几天。四人中，要数曼谷先生坤奇来得最勤，几乎每隔半月就要来港和环环住几日。

四位女人都来自大陆。

她们先后被自己的先生安排住在这幢酒楼，最初，彼此不相识，由于住在同一楼层，日子一长，渐渐熟悉了，才开始来往。她们常常在彼此的先生都不在时，相约出去吃早茶、看电影或去赌马，打发无聊的光阴。

四位女人，数环环用钱大方，将大陆的好客之风带进了港岛，常请伙伴去吃早茶；崔伊和梅少芬花钱居中，保持着你请我必回请的礼尚往来之风。艾妮妮将钱看得最紧，几乎从没请过她们。

难怪，崔伊和环环想趁机多让她破费。

梅少芬倒显得宽容一点，她说：“也许，那位马尼拉先生作生意倒了霉，将她的生活费控制得很紧。听酒楼的领班说，过去，艾妮妮的房费是马尼拉先生直接汇给酒楼的，这三个月，是艾妮妮自己付的账！”

环环说：“瞧她那高兴劲，也不像没钱的，咱们还是回去准备，早点出门，吃了西餐，再到韩国妹夜总会去泡泡。”

崔伊说：“妙极了！这几晚上，韩国妹夜总会刚好来了位在美国红得发紫的摇滚乐歌星，咱们去开开眼界！”

象刚才一阵风飘到梅少芬的包房时一样，环环和崔伊又一阵风飘回了自己的房间，忙着梳妆打扮。

半小时后，她们就聚集在了艾妮妮的包房。

梅少芬穿着红色薄绸长裙，长发掩着白嫩的脖子，又潇洒又漂亮。

崔伊长得小巧俊美，她选穿了淡金色的迷你裙，虽说是少妇，浑身竟散发出少女般的纯真气息。

环环每当外出，总爱选穿那条能微露出半隆胸部的带金链裙带的黄裙，看上去，好性感好迷人。

艾妮妮过去出门爱穿黑裙和紫兰色套裙，今天，却选穿了白绸旗袍，既淡雅又高贵。

四个女人，每个人都显得亭亭玉立。

她们乘电梯下到酒楼厦层大厅时，大厅里的男女都忍不住看她们。那些女士的眼光充满着嫉羨，男士们的眼光却是热辣辣的。

一位先生忍不住说：“好一群靓女！啧啧！”

他的太太鄙视道：“不过是一群水上娘子！”

一个美国人接连说了几个：“OK！”

大门边的侍应生殷情地为梅少芬一行拉开了门。她们走出了落榻的美丽华大酒店。这一带，是九龙的“红灯区”。

港岛混血儿酒家座落在海滨，这是一幢仿古罗马时代建筑风格的大厦，十七层，上面的楼层是旅馆部，餐馆部设在底楼。

巨大的枝型宫庭吊灯，淡金色的大理石地板，雪白的廊柱，黄灿灿的护墙铜板，大厅中央是一座令人惊讶的绿苍苍的假山，有小桥流水，有从假山峰垂下的飞瀑和嬉戏的鱼群。这里装饰得既金碧辉煌，又令人心旷神怡。

大厅四周，是用屏风隔成的许多雅间。三面临海，一面

傍山。侍应生将四个女人引进一间傍海的雅间。从这里，透过落地窗，可以看见兰色的维多利亚海湾。

侍应生送上饮料后，打开烫金的菜谱，请她们点菜。

艾妮妮笑着将菜谱推到崔伊的面前：“崔小姐，你们点，从左到右，每人都得点啊！”

只有各自的先生来港时，她们才称太太，平常，彼此都称小姐。

“艾小姐，那我就不客气了！”崔伊点了她最喜欢吃的几道菜：“美式花旗大虾、西班牙煎鱼、法式香桃烤鱼。”

接下来该环环点菜，她想趁机敲艾妮妮的竹杠，点的菜价格都很昂贵：“意大利式整烤奶猪、捷式烤全鸭、俄式烤全鹅、法式咖喱烤全鱼……”

梅少芬惊讶地阻止道：“环环小姐，你当成吃苏维埃了？”不知不觉，竟将在大陆当知青时的语汇带了进来。

环环故做天真地笑笑：“艾小姐请客，我想趁机饱口福，好吧，我不点啦，你请！”她将菜谱往梅少芬的面前送来。

梅少芬估计，环环和崔伊点的菜，加上饮料、酒和小费，快接近一千港币了。她有些不忍让艾妮妮破费太多，便没翻菜谱，只是点了一道便宜的汤：“意式通心粉汤。”

艾妮妮说：“梅小姐，这可不行。你得赏脸，点两道菜！”

“艾小姐，太多了，怎么吃得了？”梅少芬推委不点。

艾妮妮没有再和她礼让，便点了梅少芬平常爱吃的几道菜：“印度咖喱虾、法式煮鱼虾仁少司、奶油烤鸡肉饼、匈牙利辣味鸡……”

“艾小姐，点这么多，你疯了？”梅少芬阻止道。

“梅小姐，别担心我付不起钱。侍应生，去吧！”艾妮妮递给他五十港币小费。

“谢谢小姐！”他笑容满面地正欲退下，艾妮妮又叫住了他。

“来四瓶酒。威士忌、杜松子酒、拿破仑葡萄酒和伊丽莎白香槟。各来一瓶！”

“是，小姐！”侍应生躬身退走了。

这四种酒，正是环环、崔伊、梅少芬和她各自喜欢喝的酒。

崔伊说：“艾小姐，你今天真大方真可爱！”

环环说：“艾小姐，但愿你天天都这样可爱！”

“你们常常保持这种可爱之风，难道就不允许我可爱一次？”艾妮妮说，“今天，我想大大地讨好诸位一次！”

梅少芬问：“艾小姐，是不是你那位马尼拉先生来信了？”

艾妮妮微笑不语。

环环问：“马尼拉先生一定又寄来一大笔钱吧？”

崔伊也凑趣：“是不是马尼拉先生马上要接你去菲律宾定居？”

艾妮妮仍微笑不语，只是打开一盒三五烟请大家抽。

环环、崔伊和梅少芬都点燃一支，抽了起来。她们抽烟时的姿态很娇媚很优雅。在大陆时，她们都不会抽烟，在港漫长的等待期间，都不知不觉地学会了。

抽烟这功夫，一道道菜送了上来，摆满了一大桌，五颜六色，奇香扑鼻。侍应生为她们一一斟好酒后，便垂立在艾

妮妮身后。艾妮妮将他打发走，就和姐妹们吃喝起来。待大家肚里都有不少佳肴垫底时，艾妮妮开始以主人的身份一一敬酒。

“崔小姐，祝你的先生永远爱你。干杯！”

“环环，愿你早日定居曼谷！干杯！”

“梅小姐，我们姐妹有缘，在一起相处了快半年，我们干了这杯酒，祝你好运！”

梅少芬问：“艾小姐，看来，你的马尼拉先生真要接你走了？好羡慕你啊！”

“是的，我很快就要走了。今天，就算借此杯薄酒向姐妹们告别，感谢大家过去对我的关照。”艾妮妮说，“如果大家看得起我，就请尽兴，一醉方休！”

梅少芬说：“有缘份的人才能相聚，我们相聚一场，委实不易。想到不久就要天各一方，今晚应该一醉方休。”

环环附和：“对，对，应该一醉方休。”

她们开杯痛饮，原本以为上港岛混血儿酒家这九龙地带有名的西餐馆相聚进餐，是一件很开心的事，但想到彼此很快就要分手，又不免有几分伤感。

崔伊问：“艾小姐，你还是准备定居马尼拉？”

“也许，不过，尚未最后定下。”艾妮妮好象不愿回答，她搪塞地笑了笑，“总之，听说那地方很美，我想，也一定很美！”

崔伊好奇地刨根问底：“瑞士？还是台北？”

艾妮妮又饮下一大杯酒：“崔小姐，恕不奉告！”见崔伊有几分嗔怒，她银铃般笑道，“好妹妹，我那位先生还没告诉我准确的定居点，我怎么告诉你？”

崔伊这才转怒为笑：“我相信那是个好地方！”

艾妮妮说：“谢谢，我也相信，那是个好地方！”

梅少芬说：“艾小姐，你比我们早到香港，教了我们许多在香港的生活经验，年龄又稍长于我们，四人中，你算是大姐了。你走后，我们会想念你的，不论你到哪儿定居，望保持联系。世界很大很大，也很小很小，说不定，我们啥时又会相聚！”

“嗯。会相聚的，不过早晚而已！”艾妮妮说，“不谈这些伤感的话题，喝，痛痛快快地喝酒！”

四个女人又畅饮起来。

这顿晚餐，艾妮妮破费了一千五百元港币。

走出港岛混血儿酒家时，她们都醉醺醺的。

环环仍没忘记自己的建议，上了计程车后，她吩咐司机：“去韩国妹夜总会！”

在韩国妹夜总会听了那摇滚乐歌星的演唱后，她们又分别被几位陌生的男士所邀，跳了半夜的探戈和华尔兹，还有伦巴和桑巴。艾妮妮舞兴最浓，跳桑巴舞时，也显得最疯狂。

摇滚乐歌星退去后，舞池中央出现了一个本地的三流歌星，她疯狂的扭动着身段，歇斯底里地唱道：

“告诉你，我不会再爱你，

告诉你，我就要离开你。

我要去伊甸园，我要去芳草地……”

光怪陆离的灯火随着疯狂的音乐在疯狂的旋转，在这种旋转下，所有人看上去都显得有些疯狂的模样。

四个女人回到落榻的美丽华大酒店时，已是午夜两点。

她们很少玩到这样夜深才归，也很少醉过，很少这样开心过。

在走廊上，彼此道过晚安，就回各自的房间，忙着淋浴，就寝

梅少芬浴后刚上床，电话铃就响了。她以为是她的先生梁耀宗从新加坡挂来的长途，忙惊喜地抓起话筒，“谁？耀宗吗？”

话筒里传来咯咯地笑声：“梅小姐，想先生想疯了？”

“环环？”梅少芬感到说不出的失望，她问，“有什么事吗？”

“梅小姐，我刚回房间，就接了我先生从曼谷来的长途，他说，他明天从曼谷到香港，接我回家：“环环喜滋滋道。

“恭喜你！”梅少芬说。

环环善意地关心道：“你那位新加坡先生有消息吗？”

梅少芬回道：“他有五个星期没来电话了。环环，我可没摊上你这种福气！”

环环安慰道：“你那位先生又俊又潇洒，不像是薄情郎，他很快就回来电话的，也许，正在飞往香港的途中。”

梅少芬忍不住笑了：“瞧你说的！”

环环说：“对了，我的先生要我代他向你问好？问你在港住腻了，有没有兴趣去曼谷玩，他还要我同时邀请崔小姐和艾小姐，约她们也去。我先生说，他愿意出你们的旅游和往返费用，怎么样，去吧？梅小姐，要是我们姐妹四人能同

游曼谷，多带劲！”

梅少芬说：“还是待你那位先生来了再说吧！”

“也好！”环环说，“我还要给崔小姐和艾小姐发出邀请。晚安！”

“晚安！但愿你作个好梦！”梅少芬放下话筒，深深地叹了口气。

环环往艾妮妮的房间拨电话，拨通了，没人接。她又给崔伊的房间拨电话，占线，没拨通。她想，只好明天给她们讲了。

她放下电话，哼着小夜曲，开心地去沐浴。

这时，崔伊确实在接电话。给她挂电话的是酒店的一个侍应生。他已经多次给她来电话，建议她捞点外快补贴。

“那位先生是个体面人，陪一夜，他答应给你五百美元。”侍应生说。

“不……”她回答。

“你的先生至少有两个月没来了，崔小姐，难道你不觉得，他已将你抛弃了……”

“不许你胡说！”她斥责道。

“那你干吗不扔掉话筒？”侍应生冷笑道，“也许，你的口袋里剩下不多了吧？”

是的，崔伊没扔话筒，确实是感到自己的先生有可能抛弃了她，而身边的钱也不多了。

“崔小姐，感情、爱情全是假的，只有钞票是真的。”侍应生说，“五百美元，不是个小数目，何况，是彼此愉快的事。那位先生就住在七楼二号，是位体面的美国人。怎么样，你究竟是去还是不去？”

“对不起，我不去！”崔伊断然搁下了话筒。她扑在席梦思上，伤心地哭泣起来。

环环给艾妮妮的房间拨电话时，艾妮妮正在沐浴，她听见了电话铃响，不想去接。

她以为又是那个拉皮条的侍应生来的电话，他好几次在这样的时候给她来电话，要她去接客。

每次，她都拒绝了。她宁愿死，也不愿干那种肮脏事。她讨厌那个侍应生，那个乘人之危的杂种。

浴盆边的镜片被水蒸汽漫得一片模糊。

艾妮妮从浴盆里伸出手，抹了抹镜片。那团变清亮的镜片里出现了她的情影：柳眉大眼、鼻子端丽，小嘴红润，脸上一对诱人的酒窝，象希腊美女一样倾斜的溜肩，丰腴的胴体全没入在水中……镜片很快又被水蒸汽漫得一片模糊。

她泡在浴水里，仔细地搓着身上的汗泥。

她将浑身上下搓洗得干干净净。

她走出浴盆，揩干身上的水，用一张宽大的浴巾裹着身子，走进卧房，拧开衣橱门。

衣橱嵌在夹墙里，又长又大。三年前，她刚从大陆来港住进这套包房时，她的先生每天都陪她去玩去购买服装，先生离去时，又给她留下一大笔钱，那时，梅少芬等姐妹还没住到这楼上，她每天百般无聊，唯一的乐趣就是上中环和弥顿道去购各种新潮服装。最开心时，这个衣橱里陈列过一百多套服装，她每天乐滋滋地至少要换三次服装。每次不一样，每天不一样，每个星期不一样。在一个月內，她的服装绝不会重复。那些日子何等地令人陶醉令人喜悦啊！

如今，那些服装有的已经陈旧，扔进了垃圾箱；迫于生计，她将大多数服装送进了托卖行，衣橱里只剩下四套裙衫：一条米色的毛线裙、一条金黄色的礼服裙、一套紫罗兰色的新潮套裙和一条古色古香的白绸旗袍。看上去可怜兮兮的。

艾妮妮颤抖着用手抚摸仅存的四条裙衫，眼泪滚了下来。她傻站了很久，最后，取下了那条晚餐时还穿过刚才沐浴前才脱下的白旗袍。

她扔掉裹子身子的大浴巾，开始穿旗袍。

这条旗袍，是她三年前在广州等待签证时置的，上等的杭州绸，做工非常考究，穿在身上，能恰到好处地勾勒出她身上的每一点美妙的曲线，使她显得亭亭玉立。她是穿着它过九龙关的。对于她来说，这旗袍还有一种不为人知的纪念意义。这么多年，她没扔掉它，大概也因为这点。

穿好旗袍、袜子和鞋子，她又梳了头发，才坐在镜前化妆。她揭开粉饼，先往脸上抹了一层玫瑰红底色，又拿起眉笔，描眉，接着是抹口红和酒名贵的伊丽莎白香水。

梳妆镜里刚才那个憔悴的少妇消失了，重新出现的是一位娇媚万分、小鸟般依人的少妇。

艾妮妮想洗得干干净净地上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上路。这是她的天性。

这条远嫁异国君的路，是她自己选择的。她始料不到，这条路会这样残酷！

早在半年前，她就明白，她被自己的马尼拉先生扔了。她被骗了，被玩弄了，又被抛弃了。

但她还在等待，总幻想马尼拉郎君会回心转意，像当初

向她求爱那样，对她宠爱万分。

最终，她绝望了。

她好恨，好悔啊！

她曾想过重返大陆，重返家乡，后来，又推翻了此念。她感到无颜见父母兄妹和街坊邻里，刚到香港时，她曾经给他们去信，描绘过自己的得意，自己的风光。如今落魄归乡，会羞辱得亲人无地自容。她自尊心特强，也可能会在羞辱中死去。

她也想过，就在港九地界重新挣扎、谋职，如上苍赐她机遇，也许，她的人生还能柳暗花明，混出个人样儿。

可她已万念俱灰，难复人生之乐趣。

随着那顿最后的晚餐和韩国妹夜总会里最后的疯狂最后的麻醉和最后的挥霍，她仅剩下三十元港币了，连明天喝早茶都不够了。

当然，她若需要肮脏的钱延续生命，她完全可以给那位死皮赖脸的要为她拉皮条的杂种挂个电话。明天，她依然可以过，花钱如流水的日子。

也许，有的女人沦落到这步会那样干，可艾妮妮不是那样的女人。

她宁愿死，也不愿玷污自己。

死，才是最后的解脱，永恒的解脱。

没什么可怕的，所有的人，不论是智者愚者，伟人小人，都难逃这归宿。只不过早迟而已。

艾妮妮离开梳妆镜，最后环视了一遍室内，就毅然拧开落地窗，走上阳台。

红灯绿火迷迷濛濛的在她的眼前闪现，既像是人间灯